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

沈括存中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得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內有雷擊



二水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
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電白縣
乃是隣境又何謂也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
井纜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
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卽此也其來亦遠
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
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
黃巢曾以劒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

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火
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
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
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
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只有一竅如杯
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
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
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

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爲之傳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棊試數白黑棊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棊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亦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

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能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

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縑縷贈允藥
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
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
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
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
亦隱然有生者余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
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
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
土手揆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

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
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
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
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
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
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
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旣服其
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
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
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
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
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
墜地人以手承之卽透過著床榻摘然有
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
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
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
不可悉數有詔畱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

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
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
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
荷花仍各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
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
佛甚篤因有此異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
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

自離真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君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

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幡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

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
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
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
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
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
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如雞卵大若
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
火自窻間出赫然出簷人以其爲堂屋已焚
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窻紙皆
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
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
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
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
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
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
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

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
不其難哉

知道者苟求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
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
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
有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
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
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
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

炎在室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
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
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
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
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
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
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
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
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

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
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
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
力矣尙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
兩忘猶存於胷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
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
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
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

州金山有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
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旣不得壽得如此
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徑遷
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
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蒂芥後調封州判官
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
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
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
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

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
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
士民觀者如墻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
爲墓誌略叙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
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
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謂不
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卽是今日中間三
歲亦與此同時元非先後此理宛然熟觀

之可論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遷
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
見所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卽非前知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
與人言予群從文通爲知制誥知杭州禮
爲上客文通嘗學誦揭帝呪多未有人知
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旣
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
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

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
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
當衣衰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
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
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
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
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
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卽速
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尙可到家文通如其

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
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
如意輪呪靈變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涌立
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遠
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
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一舍利捷
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餅
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
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虫也試取乃所亡

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霑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

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爲巖麗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卽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

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
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
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
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
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
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
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于官司對衆
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
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

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
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
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
題曰詠當血食于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
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之
築廟于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
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
僧正因遊温州雁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

瑞鹿苑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于石上問其氏族間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

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脩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卽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

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遣尋付內侍省問
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句
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
道親乘驛詣雁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
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
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
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
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門

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餅封鏽甚固
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應
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
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
者爲應天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
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
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
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

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提鍛
金升云其法爲爐竈使人隔墻鼓鞴蓋不
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爲之初自治中
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
爲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
者上令尚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
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
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
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
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
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
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徃徃出遊爛然有
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匱藏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一

沈括存中

異事

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
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
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
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
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絹縠自西望東則見
蓋反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所
虹也

觀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
又復見之

孫彥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
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
遺者至于卧内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
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異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
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于佛書大智
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

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
之義亦與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縣
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
縣名爲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
可讀慶曆中施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
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槨皆朽
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髓骨大如斗
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衝牙長僅盈尺
皆爲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卽入于役夫

爭取珍寶遺骸多爲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閣門使夏元象時爲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爲予言之甚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予于譙毫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鐸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鐸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旣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不測

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揚鴉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予在

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于州守園中
脇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踈類柏葉不
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
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
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
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
和叔繹一鄧文約縮一楊元素繪并厚之
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
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
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
起挑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僞者其橫
畫卽是橫理斜畫卽是斜理其木直剖偶
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
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
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

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言予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旣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

母挑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徃徃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溼之所化手痕

正如握溼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裏蹠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裏蹠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謂之柿千金趙飛鸞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裏金餅以賜侍兒私婢始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艷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于鉛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說

麟趾裹蹠乃婁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
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於他金予在
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
予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厠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
常時皆可召予幼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
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
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
博士三論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

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
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
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苗金篆十
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見其
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
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
調凄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
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
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

士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鞮而登如履繒絮
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
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
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
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
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
無所不能基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
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

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
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
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
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
奉眞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
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慙以饑其子恥
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
猶稱饑不已日食飯一石米隨卽痢之饑
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

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稍遲則頓仆悶絕懷
中嘗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亦便齧啖繩
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
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
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
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
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
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傾

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
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
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
然遠去其行如飛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
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
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
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
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
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登州巨嶧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小皆類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爲常莫知所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上下

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人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魚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

蛇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撲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嘗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映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卽定其斤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煉丹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
出市見鬻柱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
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
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
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
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者已不見卒未有

以自明者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
乃遙隨州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
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值之因緣及
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成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
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
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
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未有以質之
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

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
蝦蟆于平津門外註云天祿獸名今鄧州
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
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
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
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
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
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
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

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錢塘有聞人紹者嘗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
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
纖跡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
如弦關中种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
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
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
爲也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

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卽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二司宅自薛

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後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予爲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廢宅毀爲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

筆言三
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
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
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
尾有三鈎極鈎利遇鹿豕卽以尾戟之以
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龜其爲鱷者
不過一二土人設釣于大豕之身筏而流
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
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

尺視人輒淚下昇至郡中數日方死父老
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
未嘗載疑此物卽虎頭鯊也能變虎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
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
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
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
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

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縷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置第之直斷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窠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旣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捲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見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

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
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
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藥者細
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
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
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雪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芡悉
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
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

預告邪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二

沈括存中

謬誤

譎詐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于用木爲筈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

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敝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

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坫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鷄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鷄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

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迴殊元非同類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尙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尙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

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濶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尙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

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
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
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
分之七皆以爲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
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
受賂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
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
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

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
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于庭杖之
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
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
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
笑比黃河清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
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
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

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道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曰顧曰自

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叅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

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畱一食耳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三

沈括存中

譏諛 謬誤附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技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
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
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諛曰此必三館吏人
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滄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漾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入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十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餠

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音叫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叙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毆數人此轅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舊日官爲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爲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

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
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近歲
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
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
修撰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持
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
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
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
不識南宗體式以爲妖服執歸有司尹正
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
裟送報慈寺泥迦葉披之人以爲此僧未
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
爲之語曰問卽不會用則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
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

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擘并梁固不得朝官
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
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
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
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
韋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
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
曰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

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
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
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
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
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二散
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
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
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

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
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
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
實堪悲卑賤孤寒卽可知七百料錢何日
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
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
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

足錢用妻兒尙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饑
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
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熙寧中
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
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
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
勅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
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

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
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
叅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爲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畱司御史
臺閱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
檢云准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本
京鹵簿儀仗先于清泰年中末帝將帶逃
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

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
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
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
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
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
且雙瞽作一詩書紙寫上放入齊丘第中
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
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
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持所

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詭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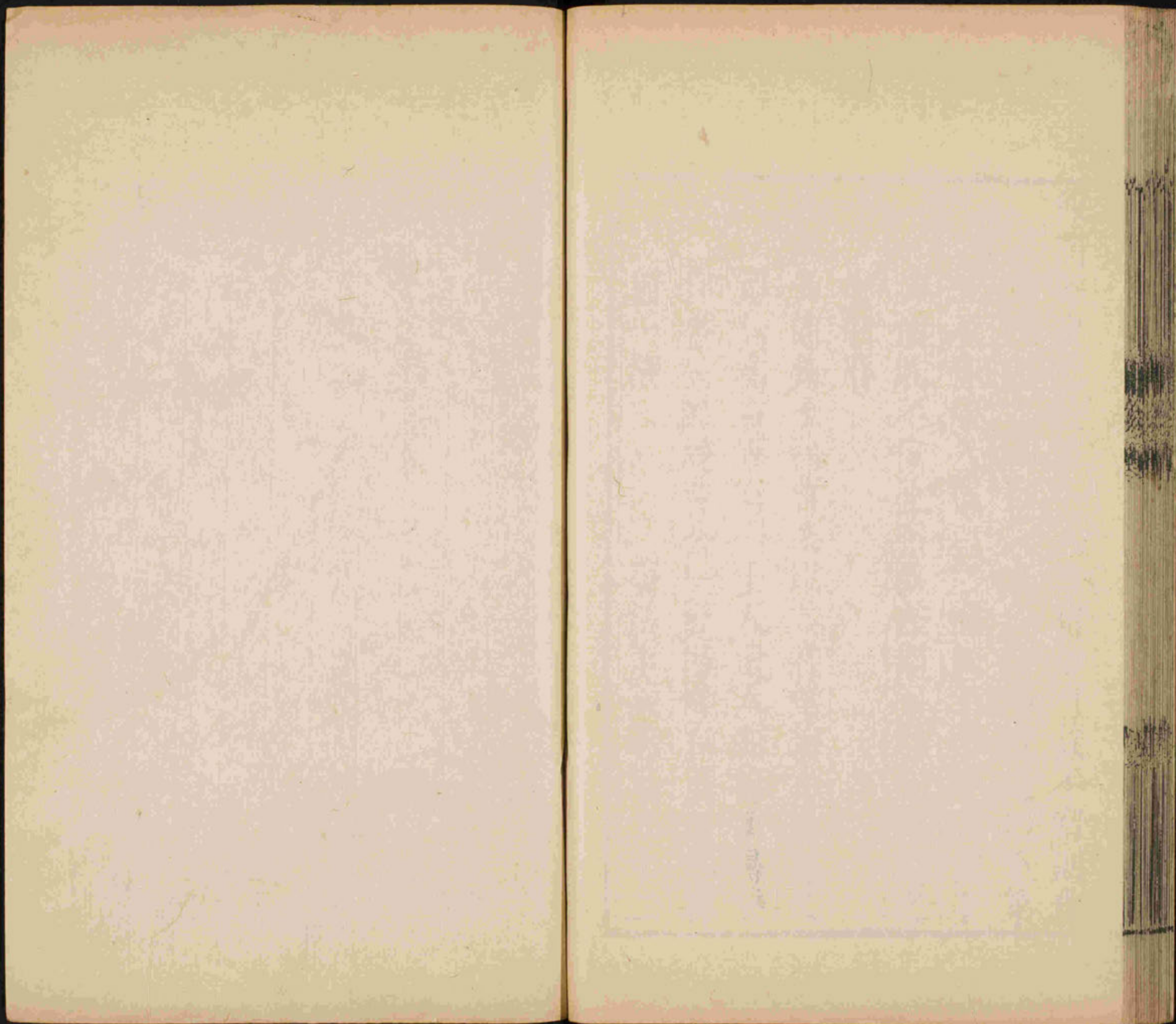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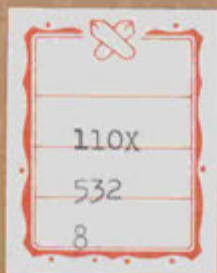
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
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
五日卽須入宿遇豁宿例于宿曆各位下
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
害肚曆

英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
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遣人醋梅與燐鵝
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鬣湯燐右軍兩隻聊
備一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三





110X
532
8